

李学兵◎著

# 妈妈的 花样年华

当死神步步紧逼，  
她不与癌症抗争，却同儿女暗战！

孩子们有怎样的隐秘等她揭开，  
她又怎样将弥留之际改写为花样年华？

看一位母亲生命最后186天的  
花落，花开……



I247.57  
2455

李学兵○著

# 妈妈的 花样年华



I247.57

2455



DT3334361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妈妈的花样年华 / 李学兵著 .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506-1773-5

I . ①妈…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8884 号

---

**书名** 妈妈的花样年华  
**著者** 李学兵  
**责任编辑** 康天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23 号, 邮编: 101102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773-5  
**定价** 32.00 元

花样的年华，可以是十六岁，也可以是七十岁，可以是任何你觉得飞翔和温暖的日子。

我觉得，那应该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光，最后的一百八十六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Chapter 01* 第一百八十六天 / 001

1. 陌生人 / 001
2. 老闺蜜 / 003
3. 麻友们 / 007
4. 小女儿 / 010

*Chapter 02* 第一百七十天 / 014

1. 疼痛 / 014
2. 玩笑 / 017
3. 终点站 / 020
4. 苏岩附注 / 022

*Chapter 03* 第一百六十二天 / 025

1. 暗恋 / 025
2. 侦探 / 031
3. 苏岩附注 / 036

*Chapter 04* 第一百五十三天 / 039

1. 疯狂 / 039
2. 浓香 / 043
3. 苏康附注 / 048

*Chapter 05* 第一百三十九天 / 051

1. 断篇 / 051
2. 缘分 / 055
3. 秘密的重量——苏岚附注 / 059

*Chapter 06* 第一百二十六天 / 064

1. 有机玻璃扣子 / 064
2. 老太太的晚节 / 068
3. PS生活——苏康附注 / 074

*Chapter 07* 第一百一十七天 / 077

1. 吻替 / 077
2. 摄像机 / 080
3. 留给未来的影像——苏岩附注 / 084

*Chapter 08* 第一百零六天 / 086

1. 语文是有用的 / 086
2. 唠叨也是一种音乐——苏曼附注 / 096

*Chapter 09 第九十五天 / 102*

1. 撒网 / 102
2. 失控 / 110
3. 假面——苏可感言 / 115

*Chapter 10 第八十四天 / 116*

1. 危机与转机 / 116
2. 健忘与清晰 / 120
3. 理智与情感——苏岚附注 / 123

*Chapter 11 第八十天 / 128*

1. 被精明 / 128
2. 被恋爱 / 134
3. 被融化——苏岚附注 / 136

*Chapter 12 第七十五天 / 141*

1. 夜市海归 / 141
2. 非常前妻 / 144
3. 隐秘的妈妈——苏岩附注 / 146

*Chapter 13 第七十一天 / 151*

1. 誓言 / 151
2. 暗战 / 159
3. 债务——苏岚附注 / 165
4. 内伤——苏可附注 / 168

*Chapter 14* 第六十八天 / 171

1. 唠叨客户 / 171
2. 护理达人 / 174
3. 删除恐惧 / 178
4. 特殊亲戚——苏岚附注 / 180

*Chapter 15* 第六十二天 / 185

1. 旧菜式 / 185
2. 旧磁带 / 190
3. 差评者——苏康感言 / 196

*Chapter 16* 第五十八天 / 199

1. 早市新娘 / 199
2. 貂皮干妈 / 203
3. 絮叨才俊 / 206
4. “下岗”姐夫——苏岩附注 / 208

*Chapter 17* 第五十二天 / 210

1. 红发警花 / 210
2. 主播辣妈 / 213
3. 双重赌注——苏岩附注 / 216
4. 精灵教师——苏岚附注 / 219

*Chapter 18* 第四十六天 / 222

1. 狂风 / 222
2. 雾霾 / 225
3. 极寒——苏岩附注 / 228
4. 冬暖——苏岚附注 / 230

*Chapter 19 第四十天 / 232*

1. 存在的缺席 / 232
2. 肯定和否定 / 234
3. 距离和分离——苏可附注 / 239

*Chapter 20 第三十六天 / 243*

1. 家宴 / 243
2. 婚宴 / 246
3. 涟漪——苏岩感言 / 250

*Chapter 21 第二十四天 / 253*

1. 难忘的最后一次 / 253
2. 曾经的无数次 / 256
3. 早熟、晚熟——苏岩附注 / 261

*Last Chapter / 264*

1. 音符“6” / 264
2. 黄历：大吉 / 269
3. 夏天，六一节——马俊的回忆 / 273
4. 苏岩附注 / 274

..... Chapter 01 .....

## 第一百八十六天

### 1. 陌生人

走了很久，上坡之后是下坡，紧接着的是另一段上坡路，没有尽头，不仅疲乏，而且无趣。我终于忍不住，大声问：“要休息一下吗？”四面八方的所有人都看向我：“为什么要停，是我们陪你去扫墓。”

我摸索了一会儿，确定疼痛感来自胃下方三个手指宽度的区域。这样的疼痛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痛经，越是按压，疼痛感越是像钻头一样钻进身体深处。我的手够不到手机，于是翻了个身，不知什么时候它已被踢到了脚边。暗夜里微弱的手机背景光一样刺得我睁不开眼：凌晨三点。

我把身体蜷缩起来，慢慢完整地回忆了刚才的梦。不知道走了多久，来到一个灰蒙蒙的坟冢前，我发现墓碑上我的名字被刻错了，我急着向周围人证实：“看啊，我不叫这个名字。”所有人都跳出来纠正我：“不，你就叫这个名字，除非死者和你没有关系，不然你干吗还要我们陪你来扫墓？你到底是谁？到底有什么居心？”他们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他们的神情都认真而冰冷。他们继续冲我喊：“你到底是谁？”

被疼痛纠缠着的我，坐在马桶上回忆着刚才的梦境。在我疼醒后的几分钟内，明明走路时腿脚的酸痛、面对错误名字的不解，这些感觉真实得就不像是梦。怎么从卧室走到卫生间的几步里，就如潮水一样退去了呢？潮水去了又来，只是一次比一次冲刷到的面积减少了，直到最后和疼痛感同时消失。我不记得刚才做的梦了，或者根本就是我疼醒后产生的幻觉？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梦到了一个坟冢，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 001 .....

刚才下床时，我忘记合上棉被，被窝里原有的热度这会儿几乎没有了。我把脚伸进被窝，被子里冰凉的，我又披上衣服，盘腿坐在床上，反刍刚才的梦。苏浩然的祭日还早，不久之前刚刚上过坟，我想不出死去的亲人会有什么理由来想我。看看手机里的日历，我发现苏岩的生日快到了。

作为一名资深语文老师，一名退休的中学校长，七十岁的我，对孩子们的名字从来就没有满意过——这些名字，都没有体现文字的美，孩子们顶着这样的名字，说他们的妈妈是个工人或者是个邮电管理员，都没有人会怀疑。我的遗憾是：自己身为语文老师，却不能让他们从名字里爱上语文。而且他们的职业也很少依赖语文，基本上没有人继承我的衣钵。

四个孩子：老大苏可，苏浩然去世后，先是在动物园当清洁工，然后因见义勇为被调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管离婚登记；老二苏岚，虽然看起来是个身体有些单薄的女孩子，却是个利落的女刑警；老三苏岩，干的工作总算跟文化有些关系：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可是节目里讲的话非常口语化，有时候听着比胡同串子还胡同串子，她说这是为了观众听着亲切，也对吧；老四苏康，这个年龄跟哥哥姐姐们拉开了一大截的小尾巴，在悉尼留学，学电脑都七年了，他读的书比哥哥姐姐多，我盼着亲眼看到他烫金的硕士证书。

嫁给苏浩然以后，我好像就变了个人。他轮廓分明的面孔和宽平的肩膀是我的骄傲，同时我也小心地维护着他的骄傲。不管是孩子们的名字，还是家里的其他事，只要是他决定的，我都同意。这种同意不是唯唯诺诺，而是心满意足。对于孩子们的文字美的感知，在那一刻都迟钝下来，更多感受到的是被这个体校毕业的高大丈夫笼罩和呵护的娇嗔。我连他随机翻孩子们名字的方式都觉得可爱不已。直到他忽然去世，我的另一部分苏醒了。大概是忽然从一个暖房到了雪地里，人的神经一下子都敏感起来，我这才看到他也有缺点，我们也有不合适，还有我在婚后丢失的情调和个性。我一面为自己养大四个孩子的独立和理智而自豪，可一面也怀念苏浩然给我的那种温暖的迷糊。

唉，已经七十岁了，我为什么要反思这些？难道是因为这个梦？为什么我的梦里会出现那么多的陌生人？这是因为苏浩然或者上天要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一生吗？为什么要审视？难道我的健康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

我再也不愿意想下去，或许，平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一粥一饭才能让人放弃那些形而上的、费神的思辨。

## 2. 老闺蜜

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用这段时间来“备课”。今天做什么呢？我故意慢吞吞地想，借此假装自己很忙，可还是不到五分钟就计划完了。吃完早饭和王惠淑去超市买一周打折一次的鸡蛋，吃完午饭看电视，吃完晚饭和王惠淑遛弯儿。如果不是仔仔细细想了一下每天做这些事情的细节，估计半分钟都用不了就能计划掉一整天。

我特别怀念在学校的那些日子，再大或者再小的一件事，都要写进工作笔记里。哪怕今天只教一小段文言文，是一段我从一个学生到一个语文老师，学过无数遍的文言文，都要写进备课笔记里。偶尔也会厌烦，每当觉得那是在做无用功的时候我就劝自己，就当磨炼心性顺便练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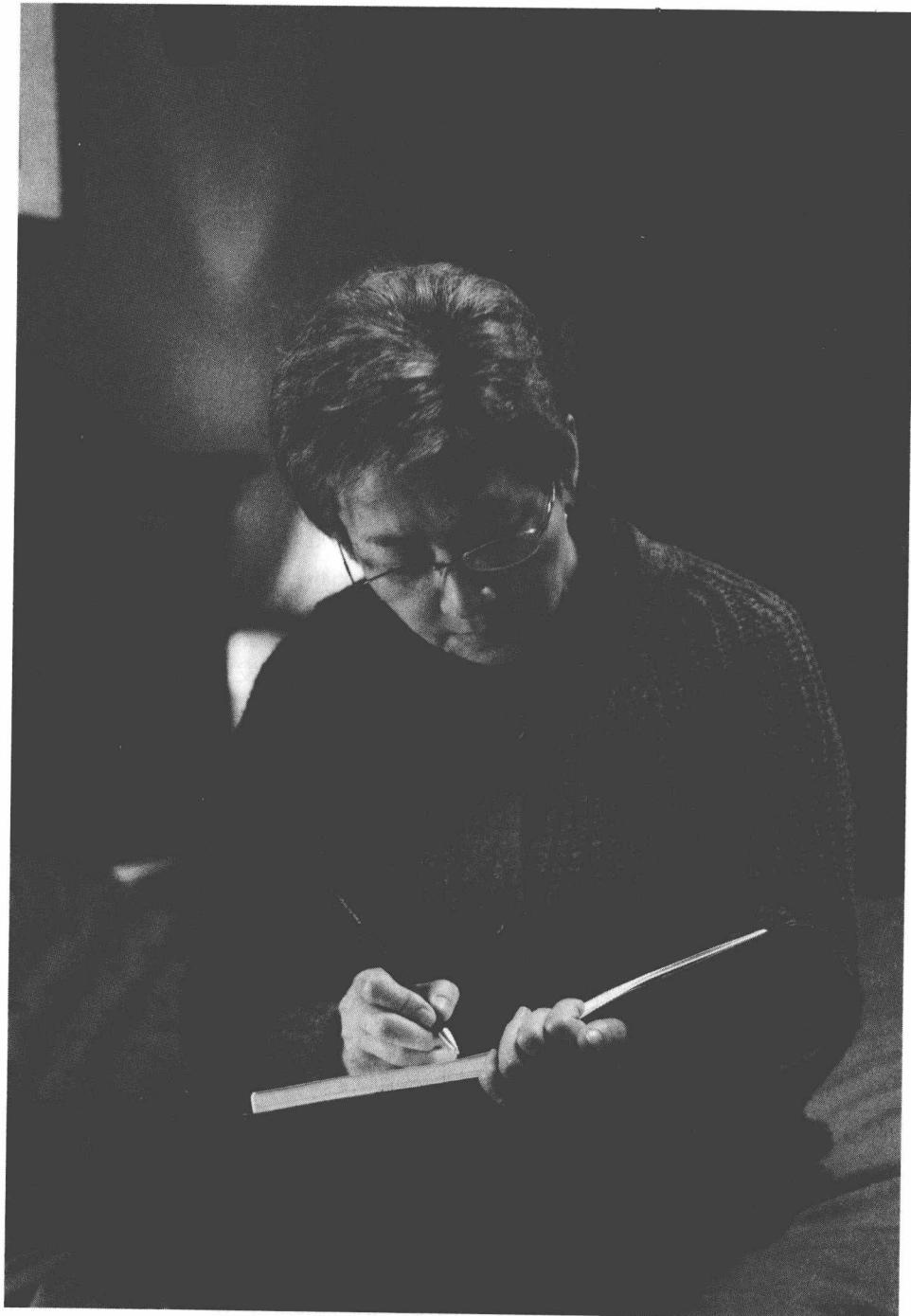
以前是没事找事做，现在还是没事找事做，只是以前我假装自己没事，现在，是真的每天无所事事。我突然萌生了记日记的想法，将打麻将输赢多少记录在案，打麻将的心得也可以写进去。除此之外呢？我每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电视剧里哪个娘娘招人烦、哪个娘娘心怀鬼胎也要抒发感慨一下吗？

保洁人员开始工作了，扫把摩擦地面的“刷刷”声，听得我有了困意，像学生们做操时手划过裤缝时整齐划一的声音，也像我在板书时粉笔灰落在黑板槽里的声音，那样熟悉又安心。

我是被我的老闺蜜王惠淑拍门的声音惊醒的，好久没有睡回笼觉，也好久没有睡过头了。王惠淑坐在客厅里等我穿衣服，我想说做梦的事情，话到嘴边想想还是算了。因为我起晚了，我们出来得有些迟，所以一出单元楼王惠淑就加快了步伐。她好像永远都不会烦恼似的，即使烦恼，所有问题也能通过钱得到解决，这并不是说王惠淑是一个势利爱财的人。她退休前是一名护士长，福利待遇并不差，但为了儿子，她一直过得节俭。我想她是不需要计划每天怎样过的，她可以随时去菜市场绕上一圈，一块钱买三个破壳的咸鸭蛋回家吃两天。王惠淑回身催我快些走，晚了就买不到鸡蛋了。看着她认真的神情，我释然了许多，要是能像她一样，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忙碌地活着就很好了，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们赶到超市时，排队买鸡蛋的队伍已经折了两个来回。不知道是不是对

Mother's  
Glorious Days  
(MOTHER'S GLORIOUS DAYS)



早起的王惠淑感到愧疚的缘故，我把梦境告诉她了，我觉得王惠淑可以从梦里读出很多：我的不安和孤独，这是秘密的交换。王惠淑是一个细心但不敏感的人，她十分有把握地说，是苏浩然在那边钱不够花了，让我买完鸡蛋就去烧一刀纸钱。我没有从她的措辞还有表情中读出一丝一毫的怀疑，怀疑这个梦境是不好的象征。我一下子就安心了，好像等来了最需要的那句话。自我劝解没用，必须让别人指出来告诉我，像俄罗斯方块那样，严丝合缝地放在我的心坎儿上。

买完鸡蛋，我拖着王惠淑去文具柜台转转，我说我要开始记日记了。王惠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赞成买价格相对昂贵的精致包装笔记本，说家里还有好多医院的病历本，稍微用订书机订一下就是个本子，何必浪费钱呢？我又好气又好笑，我是做老师的，家里练习簿一大沓，不比病历好用！最后买了一本打折的软面抄，封面上画着愤怒的小鸟。

买完日记本之后，我们各自回家。之前我俩曾尝试过大段时间腻在一起，她说像小情侣，我告诉她，是老闺蜜。每次都是超不过一天就要吵架，抢电视、吃什么菜意见不统一。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因为上厕所之前还是之后洗手的问题大吵一架。王惠淑坚持上厕所之前洗手才对，当时我就犯了职业病，像训学生一样把她训走了。事后我过意不去，又不好意思先去道歉，哪知道当天晚上王惠淑跟犯了错的小学生交检讨书一样站在我家门口等我一起遛弯儿。

我俩都不止一次地说过，一定要抽空到对方的家里小住几天，明明是两个闲得要死的老太太，这个空却始终抽不出来。其实这样对我而言更好，除了麻将日之外，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早晚两次期待：期待王惠淑的到来，中间等待的时间显得不是那么漫长了。王惠淑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有一次，看到了网上说女同性恋，我跟王惠淑说咱俩这算不算啊？要是在外国，人家肯定怀疑咱俩有问题。最后我们互相看着都笑岔了气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女孩子在一起亲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现在，不管男孩女孩，好像跟同性也要授受不亲。世界真是变了，我和王惠淑也管不了这些了，两个没了老伴儿的老太太要是还按照老外的标准上纲上线，那这一辈子要改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我们的默契不仅是在互相的打趣儿和陪伴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很少提逝去的丈夫。她丈夫和苏浩然一样，走得很突然，他是酷爱养生的人，走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养生书，脑出血就这样跟他的养生书开了个玩笑。我们不提这两



个突然走的男人，生怕自己变成祥林嫂。有一次，我被拉去听销售保养品的讲座，看着台上的大小伙子在脸红脖子粗地励志，我想，比起这些咋咋呼呼的孩子，我们两个老太太每天都自个儿找乐，这才是真正的、低调的、更实在的励志呢。

进门打开电视一看，抓起手机就给王惠淑发信息，明知道她也买电视报，明知道她基本不会使用手机短信功能，我还是发了一条“娱乐台在重播昨晚那两集，你赶紧看，你心爱的王爷马上就要嗝屁啦！”如果有一天王惠淑回复了我的信息，我俩在短信里抬杠来，那她就不是她了。

热了一口昨天的剩饭，看了会儿午间新闻我就没事做了，面对一个崭新的软抄本，竟然宝贝得不舍得下笔，我在封面深色的地方写了一个小小的字：蠹。蠹，是我给自己取的笔名，一直没用上，和苏浩然恋爱之前我是文艺青年，爱读诗，爱写诗，虽然没有发表过。和苏浩然恋爱后我是犯二青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用这个笔名和他通信，文字传情，身为体育老师，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倾向的他，问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起个笔名叫蠹呢，一下子浇灭了我想和他说范蠡与西施泛舟五湖的浪漫事迹的热情。苏浩然刚走的那两年我时常自责，总想着和心爱的人泛舟五湖，结果丈夫溺死在护城河里，这算不算一语成谶呢？

我发现我丧失了对自己诚实的能力，记不清楚的梦境大脑会自行完善，没发生的细节也能描摹得有声有色。我似乎无法忠于自己的生活，明明是平平淡淡的一上午，却被我写得有滋有味。如果我当真过得那么开心，乐在其中也好，谈不上无趣，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半天，为什么我的笔不能“实话实说”呢？还是我的潜意识里就没有把这本日记作为私人日记，所以极力写得精彩好看，想着有朝一日会拿给别人看？拿给谁？孩子们？是的，我内心深处极其渴望他们的关注。我扔了笔，不再写了，否则只怕是还没去烧纸，事情都要先编派出来了。日记里的生活，像一场滞后的模拟考试，也像一本错题集，不完美的地方被修改了。才写了一页纸，这本软抄本好像就旧了，看着封皮上印的小鸟被一道细微的折痕分隔，我一下子失去了兴致。

我来到护城河边才想起来没带打火机，折回来时在路过的报摊买了一个。再往护城河边走的时候，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买打火机是一个小的波折，回家可以写进日记里！早晨我还是无所事事，不知道干点什么好，这会儿一门心思都扑在了日记上。真的是太闲了，闲到随便一件新鲜的事就可以抓住我的

注意力。我甚至萌生了一种回家买块小黑板办黑板报的想法，吸了一辈子粉笔灰怎么就没个够呢？在学校时我是副校长，是二把手，现在退休了，可以做我自己的一把手了，我又不稀罕了，真是奇怪。

我点着了黄表纸，胃部又隐隐作痛，坐在长椅上看着纸屑由黄到红，由红到灰，由灰到黑，越飞越高，直到完全消失。我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和自己做起了游戏，一个计算时间的游戏：坐着晒太阳补补钙，感觉过了五分钟时看看手机是不是过了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十五分钟、半个小时，一点一点递增。第二回合我就失去了兴趣，首先是因为我以为过了十分钟，其实只过了三分钟；其次，是因为我想赶紧回家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写进日记里，我无比期待一个本子写满字之后抚摸起来的质感：沉重，细腻，不管里面写的是不是我的生活。

我跟魔怔了似的，回家时又特地去买打火机的报摊买了一份电视报，做人如写作文，这叫前后呼应。

### 3. 麻友们

到家之后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就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写进了日记，甚至找出来一支红色水笔，画一些小的图案和标记。渐渐地，我找回在学校时写工作笔记的感觉，比如工工整整地画一张表格，把未来三天要做的事情记录在案。

今天是麻将日，不出意外的话，王惠淑会在我家里腻上一整天，而且我俩不会吵架。因为不仅她来，还有老周和老吴也会来，两男两女在一起避免了很多摩擦和争执，或者说是因为有了更多有趣的小摩擦和争执，将我和王惠淑的争吵淹没了。

我们这两男两女的关系，不是电视剧里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而是绝对纯洁的打麻将的好搭档。虽然配对时间不长，是在居委会的麻将比赛中偶然分组形成的，但是大家确实都很珍惜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四个都是退休后才学的麻将，退休前都是单位里的积极分子，连什么叫“十三不靠”都不知道。比起那些用手一摸牌就知道是八筒还是九条的麻将油子，我们都显得很笨拙。但是在笨拙里，我们也有一些欣慰，毕竟我们的青春都是在为社会努力工作呢，还有比这更高尚的吗？

一口上海话，跟现在外企的小白领一样，不时蹦几个英文单词的老周，是